

了不起的盖茨比

The Great Gatsby



〔美〕菲茨杰拉德 著

沈学甫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了不起的盖茨比

The Great Gatsby



〔美〕菲茨杰拉德 著

沈学甫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了不起的盖茨比 / (美) 菲茨杰拉德
(Fitzgerald, F.S.) 著 ; 沈学甫译. -- 天津 : 天津人
民出版社, 2012.4 (2014.12 重印)

(译美文)

ISBN 978-7-201-07471-9

I. ①了… II. ①菲… ②沈…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6964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9.125 印张 1 插页

字数: 240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目 录

一颗像里茨饭店那么大的钻 /1

重访巴比伦 /46

五一节 /72

了不起的盖茨比 /135

一颗像里茨饭店那么大的钻

约翰·T. 昂格尔出生在密西西比河畔的海地斯堡^①，他的家族在这个小城已经闻名好几代了。他的父亲经过多少次激烈的争夺，保持住了业余高尔夫球比赛的冠军；昂格尔太太以善于发表政治演说而著名，用当地的一句话这叫做“从火车的过热轴承箱到温室”；而刚满十六岁的约翰，在他换上长裤以前就已经跳遍了纽约传来的所有最时髦的舞蹈了。眼下，他将离开家一段时间。所有外省城镇的一种通病是看重新英格兰的教育，这使他们每年都要送走一批最有出息的小伙子。约翰的父母也得了这种通病，非得把他送到波士顿附近的圣梅达斯学校去不可，否则有失他们的体面——海地斯堡这

① 海地斯堡(Hattiesburg)，与希腊神话和《圣经》中的冥府、黄泉或地狱字音相同。地狱有烈火炼狱，因此文中涉及海地斯堡时，往往以温暖、热等语相谐。

个地方太小了，搁不下他们的宝贝儿子，他太有天赋了。

如今在海地斯堡——要是你在那儿待过，你就知道——那些更时髦的预备学校和大学的名字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这里的居民尽管在衣着服饰、生活方式以及文学作品的阅读方面都显示出他们是跟时代亦步亦趋的，但是他们与世隔绝很久了，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依靠传闻，因此在海地斯堡人看来可能是一次精心筹划的盛大集会，一个芝加哥牛肉公主^①无疑会说这样的集会“未免有点寒碜”。

这是约翰·T. 昂格尔离家的前夕。昂格尔太太怀着母性本能的痴迷心情，给他那些衣箱里都装满了亚麻布衬衫和电扇；昂格尔先生呢，还送给儿子一只塞满了钱的石棉钱包。

“要记住，这里永远是欢迎你的，”他说，“请放心，孩子，我们一定把家里的炉火烧得旺旺的。”

“我知道。”约翰回答道，嗓子有点嘶哑。

“别忘记你是谁，又是从哪儿去的，”他的父亲骄傲地继续说，“你决不能做出任何事情来伤害自己。你是昂格尔家的人——从海地斯堡出去的。”

就这样，老人跟小伙子握手告别，约翰流着眼泪走了。十分钟以后，他出了城，停下来最后一次扭头回顾。大门上方那句古色古香的维多利亚时代格言，在他看来似乎显得出奇的动人。他的父亲曾多次想换一些稍稍有点冲劲和活力的词句，比如“海地斯堡——这里到处有你的机会”，或者干脆在一幅热情握手的画上竖一块普普通通写着“欢迎”字样的牌子，在电灯照耀中高高地耸入天空。那句古老的格言未免使人感到有点沉闷，昂格尔先生曾经这样想——可是现在……

约翰这样瞧了一会儿，便毅然把脸往自己的目的地方向转过去。在他转身离去的时候，海地斯堡的万家灯火映衬着天空，似乎充满了

^① 芝加哥牛肉餐馆是有名的连锁经营店，穿上标志服饰为其做宣传的姑娘称为“芝加哥牛肉公主”，类似于麦当劳快餐的“麦当劳叔叔”。

一种温暖和热情的爱。

从波士顿到圣梅达斯学校，乘罗尔斯—皮尔斯汽车只需半个钟头就到了。实际距离到底是多少，谁都不会知道，因为除了约翰·T·昂格尔，所有人都是乘罗尔斯—皮尔斯汽车去的，而且可能也没有人再像他那样去了。圣梅达斯是世界上学费最高的一所专收男生的预备学校。

刚开始的两年，约翰在那儿过得很愉快。圣梅达斯学校学生的父亲都是财神爷，每逢夏天约翰就到时髦的旅游胜地玩。他非常喜爱那些他去看望的同学，同时令他感到惊奇的是，所有这些同学的父亲都是一个模样。他孩子气地纳闷，他们怎么会这样出奇的相像。他告诉他们他的家在哪儿，他们就会乐呵呵地问：“那儿挺热吧？”约翰则会逼出一抹淡淡的笑容回答说：“当然。”如果他们不都是开这样的玩笑，他的反应也许会更亲切一些——这种玩笑最好也只是换成“你们那儿不是很热吗？”这也一样使他生气。

在第二学年中期，一个名叫珀西·华盛顿的漂亮男生插到了他的班里。这个新生举止彬彬有礼，衣着服饰即使在圣梅达斯这样的学校也算得上是出类拔萃了。但是不知什么缘故，他跟别的男孩落落寡合，唯一跟他亲密的人是约翰·T·昂格尔。可是涉及他的家乡在哪里或者家庭情况如何这类问题，即使对昂格尔他也是闭口不谈的。至于他是富家子弟这一点，那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除了像这样一些推论之外，昂格尔对他的这个朋友就知之甚少，因此，当珀西邀请昂格尔到他“在西部”的家里去度暑假的时候，这对昂格尔的好奇心来说，简直是一次丰盛的美餐。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

等他们两个人坐在火车里的时候，珀西才第一次破天荒地变得爱说话起来。一天，他们在餐车一边吃着午饭一边评论学校里有些同学品行欠佳的时候，珀西突然改变语调，简短地说了一句话。

“我的父亲，”他说，“可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

“啊！”约翰彬彬有礼地说。他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回答这样的推心置腹。他想说“那挺好呀”，但是这听起来很空洞。他正要说“真

的吗”，但又忍住了，这会给人一种感觉，好像在怀疑珀西说的话。而这样一句惊人的话几乎是不能怀疑的。

“最最有钱的人。”珀西重复说了一句。

“我刚才在看《世界年鉴》，”约翰开始说，“上面说在美国一年收入超过五百万元的有一个人，一年收入超过三百万元的有四个人，而……”

“啊，他们这些人都算不上什么，”珀西的嘴巴讥讽地撇成了半月形，“那是些捞小钱的资本家，金融界的小人物、小商人、放债人。我的父亲能把他们的财产一股脑儿都买下来，而他们还不知道是他干的呢。”

“那他是怎样……”约翰慢吞吞地说。

“你是说他们为什么不登记他的所得税？那是因为他根本就不缴税。最多只缴一点——他从来不会按照自己的实际收入来缴税。”

“他一定很有钱，”约翰坦率地说，“我很高兴。我很喜欢有钱人。”

“越有钱的人，我就越喜欢。”他黝黑的脸庞上呈现出一股热忱和坦率，“上次复活节的时候，我去了施尼利扎·墨菲他们家。维维安·施尼利扎·墨菲有许多像鸡蛋那么大的红宝石，还有许多蓝宝石，就像灯泡那么大，里面还在闪闪发光呢……”

“我爱珠宝，”珀西十分热烈地回应道，“当然，我不会让其他任何人知道，我自己已经收集了好多。过去我一直在收集宝石，以此来代替集邮。”

“还有钻石，”约翰有些急切地往下说，“施尼利扎·墨菲家有好多钻石，还有胡桃那么大的……”

“那也算不了什么。”珀西神秘地向前探了探身子，压低了嗓门说道，“那根本就不算什么。我父亲有颗钻石，比里茨·卡尔顿饭店①还要大呢。”

① 里茨·卡尔顿饭店，巴黎的一家著名豪华大饭店。

二

蒙大拿的落日悬挂于两座山峰之间，看起来像一块巨大的淤痕，黑色的动脉由此向四周延展，布满了中毒的天空。在遥远的天际下，蜷伏着一个名叫菲希的村庄。这个村庄渺小而阴沉，早已为世人所遗忘。据说这里住着十二个男人，在这片几乎寸草不生的岩石上，一股神秘的力量催生了这十二个忧郁而神秘的男人，他们靠着吸吮那贫瘠岩石上稀有的乳汁而长大。菲希村的这十二个男人成了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种族，好像大自然一时心血来潮把他们创造出来，经过一番思量之后便又弃之不顾，任凭他们挣扎灭亡。

透过那青紫色如淤痕般的落日，远处荒无人烟的大地上有一列灯光正在缓慢地移动，菲希村的这十二个男人如鬼魂一般聚集在车站简陋的小屋旁，等着观看七点钟将要从这里驶过的火车。也不知道是谁下的命令，这趟从芝加哥始发的横贯大陆的特快列车，居然每年都要在菲希村停靠六次左右。而每逢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两个人在这里下车，登上一辆从来都是在暮霭中出现的四轮马车，朝着那淤血般的落日方向驶去。观看这反常而又无聊的场面已经成为了菲希村一种表达崇拜的礼仪。但他们也仅仅是观看而已，因为他们身上并不具备那种能让他们惊奇或者思考的重要品质，不然的话，围绕着这些神秘的来访，早就会产生一种宗教信仰了。然而，从某种程度来讲，菲希村的男人们也是超越一切宗教的——因为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即使是基督教最基本、最原始的信条也丝毫没有立足之地——这里没有祭坛，没有牧师，更没有祭祀，只有每晚七点钟在简陋的车站小屋旁默默安静的聚集，一群人集合在一起，发出一阵模糊的、无力的祷告声。

倘若菲希村的男人们曾经把什么人奉为神明的话，那他们很可能是把火车上的司闸员当做他们心目中的天神。就在这样一个六月

的晚上，他们那伟大的司闸神命令七点钟的这趟火车在菲希村卸下旅客和货物。七点刚到，珀西·华盛顿和约翰·T. 昂格尔就下了火车，从菲希村这十二个仿佛着了魔似的、目瞪口呆的、胆小怯懦的男人面前匆匆走过，坐上一辆似乎从天而降的四轮轻便马车走了。

半小时之后，暮霭凝成了黑暗。先前一直沉默着的黑人马车夫朝前面黑暗中的一个模糊的影子吆喝了一声。回应他的是一面随即转向他们的明亮耀眼的圆盘，就像一只邪恶的眼睛在深不可测的黑暗里注视着他们。当他们渐渐靠近，约翰才看清那原来是一辆大轿车的尾灯，他从来没见过比这更大更豪华的汽车了。车身用一种闪闪发光的金属做成，这种金属比镍更珍贵，比银子更亮，车轂上还镶嵌着黄绿相间熠熠生辉的几何图形——到底是玻璃还是宝石，约翰也不敢妄自揣测。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神秘而又华贵的汽车。

两名黑人侍者身穿闪闪发光的制服，与人们在电影里看到的伦敦皇家仪仗队相差不远。他们立正站在车旁，当两名年轻人从马车上下来的时候，就向他们致意，可约翰完全听不懂他们所说的话，只觉得听上去像是南方黑人的一种极为古老的方言。

“我们上车吧！”珀西对他的朋友说，此时他们的行李已经被扔在了这辆豪华轿车的乌木顶棚上。“非常抱歉，我们不得不先用那辆马车把你送到这儿，要是让火车乘客或者菲希村那些早已被上帝遗弃的倒霉鬼看见这辆车，非得出事不可。”两名侍者郑重地说。

“天哪，这车可真棒！”看到车内的装饰，约翰禁不住赞叹道。车内的装饰是以金丝织物为底衬，由无数块做工精美的丝绒绣成，上面还缀满了宝石和刺绣。两个少年尽情享受着手扶座椅上铺的毛茸茸的织物，它们看上去好像是用一种五彩斑斓的鸵鸟羽梢织成。

“这车实在太漂亮了！”约翰再次惊叹道。

“就这玩意儿？”珀西嗤笑道，“这只不过是我们用来到车站接人的一辆破车罢了。”

说话间，他们穿过黑暗，向着两座山中间的缺口驶去。

“再过一个半小时就能到了，”珀西看了看时间说道，“我可以向

你保证，你将会看到你有生以来从没见过的东西。”

如果说眼下这辆轿车就是约翰即将见到的那些东西的象征，那他确实准备着要大吃一惊了。海地斯堡所流行的那种淳朴的虔诚，正是以对财富的真诚崇拜和尊敬为第一信条的——倘若约翰在财富面前都不觉得诚惶诚恐的话，那么他的父母肯定会认为他亵渎神灵，以至于吓得掉头就走。

现在他们已经到了两山之间的缺口，正朝里面驶去，脚下的路马上就变得崎岖不平了。

“如果月光能照到这里，你就会看到我们此刻正在一个大峡谷里。”珀西说着，使劲朝窗外望去。接下来他对着传声筒说了几句话，仆人立即打开了一盏探照灯，顿时，一束巨大的光柱扫向山坡。

“你看，全都是岩石。普通的轿车如果在这儿开上半小时准会颠散架。事实上，倘若不熟悉这里的路的话，你至少得开一辆坦克才能通过。注意到没有？我们此刻正在往山上开呢。”珀西解释道。

约翰也感觉到他们显然是在爬高，不一会儿，汽车就翻越了一块高地，一轮惨淡的明月正在远处升起。车子忽然停下了，黑暗中又钻出了好几个身影——他们也是黑人。这些黑人再一次用他们那同样无法辨认的土话向两个年轻人请安，紧接着就干起活来，把从上面悬垂下来的四根巨大的缆绳用钩子钩住四个嵌满宝石的车毂。随着洪亮的“嘿——唷”声，约翰感到自己乘坐的汽车被慢慢地从地面上抬起来了……越升越高……以至于越过了两侧最高的岩石……继续升高，直到一个洒满月光的、如波浪般起伏的山谷呈现在他们面前，与他们刚刚脱离的怪石堆积的险境有着天壤之别，只剩下一面仍有岩石……然后，忽然间，身边及四周的岩石都不见了踪影。

显然，他们刚刚已经越过了一座巨大的、如刀刃般直耸入云的岩石。没多久，他们又开始往下降，在感到一阵轻微的碰撞后，他们落到了一片平坦的土地上。

珀西很了解似的说：“最糟糕的一段路已经过去了。”珀西眯着眼望着窗外说道，“离我家还有五英里，接下来的这条路是我们自己家

的，整条路都是用花砖铺成的。这条路是只属于我们家的。据我父亲说，这里就是美国的尽头。”

“难道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加拿大吗？”

“不是的。我们现在位于蒙大拿境内的落基山脉中部。但你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这个国家唯一一处没被勘测过的土地。”

“这里为什么没有被勘测过呢？是他们忘了吗？”

“不，”珀西咧嘴笑道，“他们曾有三三次想测量这片土地。第一次是我的祖父贿赂了国家测量部的所有人；第二次也是我的祖父让人在美国官方的地图上动了手脚，就这样欺骗了他们五十年；最后一次则困难多了，我的父亲想方设法让他们所用的指南针处于人工设置的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磁场当中。他还叫人准备了一整套有些微小偏差的勘测仪器，并用它们替代了原本要用的那一套，这样一来就测不出我们所在的这块土地了。之后他又强行让一条河流改道，并且在河的两岸建起一座仿佛村庄似的建筑……好让那些人以为这是一个小镇，离山谷上游十英里远。我的父亲只害怕一样东西，”他最后总结说，“就是这世上唯一一样可以发现我们的东西。”

“是什么？”

珀西压低了声音说道：

“飞机，”他低低地说，“我们现在有六门高射炮，并且已经布置停当——我们打死了好几个，还俘虏了不少人。你知道，父亲和我是不在意这些的，可这难免使我的母亲和姐妹们心神不宁。况且，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些措手不及。”

天空中挂着一轮明月，那如同破碎的栗鼠皮似的云朵正殷勤地从新月面前飘过，仿佛珍贵的东方呢绒正在列队接受鞑靼可汗的检阅。约翰感觉此刻仍然是白天，他似乎看见一群男孩子从他头顶上空飞过，向这些被岩石包围着的绝望的小村庄撒下一些宣传的小册子或推销某药品的广告，给它们多多少少带来一些希望的消息。他又仿佛看见他们正透过云层向下凝望——凝望着他此刻即将要去的地方和那里所有的一切……接下来又会怎样呢？他们会不会受到某

种阴谋诡计的引诱而在那里降落,从而远离那些宣传广告和小册子,直到世界末日?或者,如果他们没落入圈套的话,会不会被一团快速喷发的烟雾和一枚爆破的炸弹射向地面,从而使得珀西的母亲和姐妹们“心神不宁”呢?约翰暗暗地摇了摇头,咧咧嘴干笑了一声。这当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疯狂的交易?这位古怪的富豪出于私利在道德上到底采用了什么样的权宜之计?而这一切到底是怎样一个可怕而又令人心动的秘密呢……

那片栗鼠皮般的云彩已经飘过去了,约翰看着车窗外,蒙大拿的夜晚如白昼般明亮。当他们绕着一个静悄悄的、洒满月辉的湖泊行驶时,那铺满花砖的路面在巨大轮胎的碾压下变得无比平滑。片刻间,他们驶入一片黑暗的松林,一阵刺鼻的气息和一丝凉意扑面而来。紧接着他们驶出松林,又上了一条绿草如茵的分外宽广的林荫大道。约翰看到这番景象,不禁惊喜地叫出声来,而与他同行的珀西只是低低地说了句:“我们到家了。”

在一片耀眼的星光下,一座无比华美的城堡矗立在湖畔,它整体闪耀着大理石的光泽,有毗邻的山峰一半那么高,而后无比优美地、非常匀称地,并且带着一种半透明的女性的娇慵气质融入那片黑暗的松林之中。此时的景致真是美极了。城堡上的众多塔楼,倾斜的女儿墙上纤巧美丽的装饰,那些令人赞叹不已的雕成椭圆形、六边形或者三角形的金色窗子,以及皎洁的月光和蓝色的阴影交错而成的平面所展现出来的一种破碎的柔和感,这一切都好像美妙的和弦一般,深深地拨动了约翰的心扉。其中那座最高、底部最暗的塔楼顶部还在外面装饰着彩灯,一眼望去,宛若飘浮的仙境。正当约翰痴迷地望着这座高塔的时候,忽然一阵小提琴轻柔而又短促的和弦声飘入他的耳中,那是他从来没有听过的洛可可式的和谐乐曲。不一会儿,汽车便在那高大而宽阔的大理石台阶前停下。在台阶的四周,浓郁的花香弥漫。台阶顶上的两扇大门无声无息地打开了,琥珀色的柔和灯光立即涌了出来,驱走了黑暗,同时在灯光下映出一位贵妇人的身影。她将乌黑的头发高高地绾了起来,张开双臂迎接他们的到来。

“妈妈，”珀西介绍说，“这是我朋友，约翰·昂格尔，从海地斯堡来的。”

此后，每当约翰再次回忆起在那儿的第一个夜晚，那令人目眩神迷的斑斓色彩，转瞬即逝的感官印象，继续动人的柔和音乐，以及各种美妙的事物，光影交错，还有形形色色的人，都会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一位白发男子手持金柄的高脚水晶杯，惬意地喝着五颜六色的甜酒。一位貌若天仙的姑娘，打扮得正如“泰坦尼亚^①仙后”一般，她的头发还用蓝宝石编成的发带绾着。在一个房间里，那纯金制成的墙壁柔软得他用手都按得动；而另一个房间则仿佛是按照柏拉图有关最终的监狱的构想建造而成——天花板、地板等所有的一切都用整块整块的钻石镶嵌着，那些钻石大小不同、形状各异，在房间的四角还都吊有高高的紫罗兰灯，照得整个房间一片炫目的雪白，当真是无与伦比，超出了世人所有的愿望和梦想。

两个少年漫步在这如同迷宫般的房间里。脚下的地板在灯光的映衬下呈现出瑰丽多姿的图案：有粗犷而刺目的图案，有色调柔和的图案，有纯白的图案，还有一些精致复杂的马赛克图案。约翰心想，这些图案一定是根据亚得里亚海滨的某座清真寺仿造出来的。有时候，在那一层一层厚厚的水晶砖下面，他能够看到湛蓝或者碧绿的水流在打漩，水中还有鲜活的鱼儿和枝繁叶茂、色彩缤纷的植物。接着他们又踏上了质地各异、五彩缤纷的毛毯，或者穿行在用象牙铺成的回廊中，那象牙完好无损，就好像是从人类出现前就已经灭绝的恐龙的巨齿上整块整块切割下来的，简直是一座罕见的博物馆。

接下来一段记忆便有些模糊，不提也罢。再后来他们就都坐到了餐桌前，餐桌上的每个盘子都是用不易察觉的两层纯洁无瑕的钻石制成，在两层钻石之间，则是用翡翠雕成的精细华美的细工图案，仿佛是直接从绿色空气中削下来的薄薄一片。从远处的走廊飘来婉转悠扬的音乐，在大厅里回荡着。坐椅是用柔软的羽毛填充的，

^① 泰坦尼亚，民间传说中仙境的皇后。

几乎不为人觉察地随着客人的脊背弯曲。当约翰饮下第一杯葡萄酒时，他觉得那椅子即将要把他吞没似的。他朦朦胧胧地想要回答别人正在问他的一个问题，可这周围缠绕着他身体的醉人奢华使他平添了一股睡意——珠宝、锦缎、美酒和各色器皿在他眼前渐渐模糊成一片甜美的迷雾……

“是的，”他尽量温文有礼地答道，“我们那里的确很热。”

他又费力地咧嘴强笑了一声，然后便无法抗拒地觉得自己似乎飘浮了起来，并且越飘越远，只留下一份冰镇的甜点，就像一个粉色的梦……他睡着了。

当他从美梦中醒来的时候，已经过去好几个小时了。他躺在一间宽敞安静的房间里，周围都是乌木砌成的墙壁，那昏暗的灯光简直太微弱太轻柔了，甚至不能被称做灯光。而那年轻的主人此刻正俯身站在他们的床边。

“你吃饭的时候睡着了，”珀西说，“不过我也差点儿睡着……在学校待了一年以后又可以享受这样的生活，实在是太好了。你睡觉的时候，仆人们已经帮你脱了衣服，还洗了个澡。”

“这到底是张床还是片云彩啊？”约翰深深叹息道，“珀西，珀西……我想向你道个歉。”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你说你们家有颗像里茨·卡尔顿饭店那么大的钻石时，我还不信呢！”

珀西笑了。

“我早就猜到你不会相信的。我说的钻石就是那座山，这下你明白了吗？”

“什么山？”

“这座山就是我们的城堡所在。就山来说，它并不算大。可是除了山顶上有五十英尺厚的草皮和碎石外，这座山其实就是一块纯粹的钻石，一整块的钻石，它在一立方英里的体积里一点瑕疵也没有。你在听吗？喂……”

约翰·T. 昂格尔又睡着了。

三

第二天清晨他醒来时，虽然依旧睡眼蒙眬，但也觉察到阳光已经洒满了整间屋子。一面墙上的乌木滑板已顺着轨道拉开，他的房间顿时半露在阳光下。一位身材高大、穿着白色制服的黑人正站在他床前。

“晚上好！”约翰喃喃道，一边尽力使自己大脑清醒过来。

“早上好，先生。您现在打算洗个澡吗，先生？哦，您不用起来……您只需要解开睡衣就行，我会把您放到浴池里去的……对，就是这样。谢谢您，先生。”

约翰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黑人帮他脱去了睡衣……他觉得很高兴，也很有趣。他原本以为这个负责伺候他的大个子黑人会将他像小孩子一样地举起来，然而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相反，他感觉到床正在朝一侧慢慢地倾斜过去……他的身体朝着墙壁的方向滚去。起初他吓了一跳，可是当他一接触到墙壁，墙上的帷帐就自动打开了，于是他又顺着——一个铺着柔软的羊毛毯的斜坡往前滑了两码远，接着便轻轻地滑入与他体温相同的水中。

他这才来得及环顾四周。刚刚他滑过的那条跑道已经被轻轻地折回原位。他已经到了另外一间房，此刻正坐在一个凹陷的浴池里，脑袋刚好超出地板的平面。他的四周——屋内的四壁，也是浴池的四边和底部，实际上是一个蔚蓝色的鱼池。透过水晶池底，可以清楚地看见鱼儿正在琥珀色的灯光下游动，甚至还若无其事地游过他的脚趾边，中间隔着一层透明的水晶。头顶的上方，阳光正透过海绿色的玻璃照射进来。

“先生，我想您今天早上会喜欢泡一个热的玫瑰香泡沫浴……然后再用冷盐水冲洗干净。”

那个黑人又站到了他身旁。

“好吧，”约翰笑着附和道，“就按你说的。”如果按照他自己那种过于贫乏的生活标准来吩咐怎样洗澡，恐怕会显得他过于自负，甚至有些不怀好意了。

黑人摁下一个按钮，温暖的洗澡水立刻便从头上方倾泻而下。过了好一会儿，约翰才发现那如雨水般的洗澡水原来是从附近的一个喷泉头上喷入水中。装在浴池四壁的十二只小桨轮很快就把混合了沐浴露的洗澡水搅拌成如同彩虹般绚丽的粉色泡沫，将约翰无比轻柔地包裹了起来，并在他的四周绽开了一串串闪亮的玫瑰色水泡。

“您需要打开电影放映机吗，先生？”黑人毕恭毕敬地问道，“今天正好有一部很不错的喜剧片在机子里，不过要是您更喜欢一些严肃的影片的话，我也可以马上为您更换。”

“哦，不用了，谢谢。”约翰礼貌而坚决地回答道。他正全身心地享受着洗浴的乐趣，一点儿也不想分心。然而令他分心的事还是不期而至了，不一会儿，他便凝神听起了外面飘来的笛声。那笛声飞出的美妙旋律如同瀑布一般，又好像这间浴室一样清爽而碧绿，这音乐简直比那覆盖着他、令他心旷神怡的泡沫花还要轻柔。

经过了冷盐水和清水的冲洗，他的精神顿时为之一振。约翰跨出浴池，披上一件柔软的袍子，躺在一张铺着同样柔软面料的长榻上，让黑人在他全身抹上油、酒精和香料。随后，他起身坐在一张豪华而舒适的椅子上，等着黑人为他修面理发。

“珀西先生已经在客厅里等着您了，”等一切都安排妥当，黑人说，“我叫吉格森，尊敬的昂格尔先生。以后每天早上都会由我来伺候您。”

约翰神清气爽地走出浴室，步入那间同样洒满阳光的客厅。他发现早餐已经准备好了，珀西穿着一条白色的小羊皮灯笼裤，服饰华丽，正坐在一把安乐椅里抽着烟卷儿等他。